

FIRST LOVE
FOREVER LOVE

最初的爱 最后的爱

梅子黄时雨
作品

畅销
十
万
册
完美纪念版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FIRST LOVE
FOREVER LOVE

最初的爱 最后的爱

梅子黄时雨
作品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初的爱 最后的爱 / 梅子黄时雨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0
(梅子黄时雨作品)
ISBN 978-7-5387-3792-9

I. ①最…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054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魏洪超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音、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最初的爱 最后的爱

梅子黄时雨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32 字数/204千字 印张/7.5
版次/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回	我们都曾亏欠了爱情	1	番外一	美丽人生	205
第二回	金粉世家	15	番外二	戒指	209
第三回	过日辰	33	番外三	冷冷内含光	211
第四回	做一场给世界看的戏	45	番外四	小宝语录	213
第五回	洛城往事	63	番外五	谁是谁的替身	215
第六回	Shall We Talk	79	作者的话		234
第七回	鬼迷心窍	91			
第八回	开始懂了	113			
第九回	迟到的温暖	139			
第十回	飞起来或沉下去	159			
第十一回	安全感	179			
第十二回	赴前路，看锦年时光	199			

第一回

我们都曾亏欠了爱情

【11.15】

一句合不来，就错过未来，
告别时的心跳那么实在。

如果这是爱，我们都辜负了爱。

——张靓颖《我们都辜负了爱》

【vol.1】

没有想过再见到她,毕竟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隔了大半个中国,也毕竟两人已经断了四五年的联系。但事实是见面了,那一瞬间,他竟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全身的肌肉。

端着酒杯,隐在黑暗处,不着痕迹地打量她。记得以前明明有些婴儿肥的脸,如今却清瘦得有了尖尖的下巴了,但那眉还是那眉,那眼还是那眼,那嘴还是那嘴——若不是他与她曾经在一起同居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经在那脸上留下无数或轻或重的吻,他几乎要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她。

还记得那天他与她吵得很凶,几乎把那小小的公寓也要拆了。最后,两人精疲力竭,各据着一块角落休息。他清楚地记得,没有人愿意挪动脚步去开灯,公寓里唯一的一点光线,是来自外面的街灯,很淡很淡的几束,从厚重的窗帘里微微透进来。只有眼睛适应了黑暗的人才能看得到,感觉得出来,那是光线。

她躲在沙发后面,搂着抱枕,沉默着——而他亦然。两人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开始的甜蜜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他几乎记不清这是与她第几次争吵了,小小的事情都可以是导火线。

空气里的气息很压抑却又很安静，静得让他想起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好半天，她的声音蓦然将他从一片死寂的迷茫中拽出来，平静如水：“我们分手吧！”

他微微吃惊了一下。的确，他曾经想过分手，也提出过分手，两人甚至的确分过手，只是分开过的一个月，两人都不停地思念彼此。于是，理所当然的，又在一起了。

但这次他没有挽留，甚至有点儿解脱的感觉。分手后第一天，他就与几个同学去了酒吧区喝酒。以前，无论有什么活动，她都会打电话过来，好似在他身上装了定位跟踪器一样，惹得他十分地不耐烦。她其实很会缠人，每天电话不断，可能是有他课程表的关系，每回打电话的时间都很适宜。

他本来还有点儿忐忑不安，生怕她中途又打电话过来。还好，没有。一连几天，天天在酒吧里混着，回到家，天已经蒙蒙亮了。或者打通宵游戏，饿了就叫外卖，总有一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感觉，要及时行乐，省得他一回头，又被她给管着了。从小到大，真是被管怕了。以前因为爱她，所以纵容她，给她权力让她管着。

但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没有再来电话。一个星期没有来，两个星期也没有来，甚至 MSN、QQ、E-mail 也都没有一丁点儿的联系。他当时还想，她这次也真忍得住。

正好导师有报告和论文的任务下来，他也开始忙起来了，又查资料又做实验的，昏头昏脑，昏天黑地。偶尔生起一点想念她的心情，也很快被忙碌挤到了一边。到了第三个月，他手头上的论文和报告才算收尾，一切都闲下来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两人已经真的分手了。

或许是因为分手了，他竟会偶然回忆起她的好来。每次他回家，她总煮好了热腾腾的食物等他。无论是中式的饭菜，还是西式的简单牛排、微波食品，总费尽心思地翻新花样。这也是他最佩服她的地方，明明刚开始跟他同居的时

候,她什么都不会,连煎个荷包蛋也把手给烫着了。

小公寓从前收拾得整整齐齐,他的衣物都按例摆好,不必让他费心找。男人的公寓,一般岂是一个乱字了得!

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到橙子,他忍不住拿在手里抛了抛,知道她最喜欢吃了,不止喜欢吃,也爱用来榨汁。拿起纸袋装了几个,抱着一直到公寓,推门而入的刹那,望着一屋子的杂乱,才惊觉她已经跟他分手了。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好朋友——楼绿乔。以前约会的时候,曾与她见过几次面。知道她们关系素来不错,而且楼绿乔是她在学校里唯一要好的女性朋友。楼绿乔呆了半晌,才惊讶地在那头道:“你不知道她已经有新男友了吗?”那讶异的声音从手机那头缓缓地传过来,仿佛是讽刺。他肚子里骤然一团火,怪不得这次分手连一个电话也没有,原来八百年前就找好备胎了。

他的反应就是马上启程回国,从此之后再也不要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如今她挽着一个老头子的手,两人的神态颇为亲密。那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暴发户,虽然一身名牌,但和世家子弟与生俱来的优雅从容一比,马上现了原形,显得粗鲁与格格不入。要不是对她的性格有一定了解,他的第一反应会是她傍了个款。

那人的脸形与她倒有几分相似,他仔细看了几眼,忽然知道了,这人应该是她父亲。因为他曾经看到过他的照片,但于是在她小时候照的,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是衣着打扮,抑或是容颜都已经改变极多了,跟眼前站着的人,几乎是两个样子。他看了好一会儿,才看出来。父女俩不时停下脚步,与往来的宾客寒暄问候,尤其对此次宴会的主人唐瀚东神色恭敬,看来是有求于人。

他轻啜了一口酒,干涩中带着微微的香醇,刻意地将身子移出了黑暗中,想看看她看见他到底如何反应。分手三个月就另结新欢的人,或许这几年中,她有过的数不清的男友,早不记得他是谁了!一想到这儿,他胸口又冒出了一团

火，如同当年一样。

此时的唐瀚东已经看到了他，向他招了招手。他微微扯出了一个笑容，举起酒杯，远远地敬了一下。

“失陪一下！”唐瀚东转头客气而疏远地跟身边的客人打了个招呼，兴冲冲地过来，一拳打在他肩膀上，力道不轻，他皱了一下眉头：“昨晚欲求不满啊，力气这么大？”

唐瀚东也不甘示弱：“休了两个星期假，以为你腿软了，今晚缺席呢！”他夸张地扯了嘴角，恶毒地吐了几个字：“你以为我是你啊！中看不中用！”又惹得唐瀚东杀机四起。

他又饮了一口杯中物，眼光朝她的方向扫了一眼，挑了挑眉毛：“那两个是谁？”唐瀚东转头看了一眼他所指的人物，迅速地回过头来：“是一个地方上的小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姓汪……”看到他若有所思的模样，打趣道：“小子，你该不会是看上他的女儿了吧？”不出所料，的确是她父亲。

只见唐瀚东凑近了些，放低声音道：“劝你还是不要动这个念头，不要看她长得不错，不过……”他不动声色地问道：“不过什么？”

唐瀚东神秘兮兮地道：“这女的我在美国的机场碰到过，因为有一次把我的东西撞翻了，我也就留意了一眼，当时她正大着肚子，所以印象深刻得很。”当年在机场，她大着肚子撞翻了他的行李，本来他早已经不记得了。但去年在机场候机的时候，见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又把他的行李给撞了。当时他还没有想到是同一个人，但坐到飞机上，忽然又想起来了，竟然就是当年的她，一转眼，小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后来竟又在 party 上碰到过，所以现在他想忘记也难啊。

大着肚子，那不就印证了他的猜测，她已经身经百战。他只觉得胸口的火有越烧越旺之势，不自觉地捏紧了酒杯，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劲了。

她以前与他一起的时候，他还是热血青年，难免有控制不了的时候，她也

曾经怀过一次孕。可这个无辜的孩子在两人的某一次争吵中，默默地离去了。他抱着她上了医院，当时她伏在他怀里，虚弱得像只小猫。医生说她的子宫很脆弱，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孩子了，她当时哭得天昏地暗。

或许正因为这个，他一直有些内疚。若不是当时自己控制不了脾气，跟她吵，她怎会流产。她为此哭了几天，他就把她软软的身子抱在怀里，细细地哄她：“不要哭，最多等我们结婚了，我多加加班，多播点儿种子。再大不了，我们生个试管婴儿。与众不同。”

如今想来，却是莫名地恨。他深吸了一口气，好一会儿才道：“那又如何？或许人家当时已经结婚了呢？”唐瀚东斜着眼，慢慢地看了他几眼：“你少来了，人家若是结过婚，她那个父亲会这么热心地把她推销给我们这一群世家子弟啊？当我们是什么！”

他若有似无地笑了出来，有些冷：“这么好的事情，怎么没有轮到我头上呢？”唐瀚东白了他两眼：“拜托，你老人家在京城，毕竟这里是长江三角洲，你就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也嫌远啊。”嘲笑了他，唐瀚东又凑了上来，皮笑肉不笑地道：“你不会真感兴趣吧？我劝你呀，还是不要招惹这种的了，还不如找个小明星来玩玩。”

他瞟了唐瀚东一眼，嫌恶地道：“不要把你的趣味强加在我身上。”唐瀚东长相斯文俊俏，身家又雄厚，自然有无数风流的本钱。

【vol.2】

整晚周旋在陌生的人群中，汪水茱感觉有些倦了，正张望着想找个地方落座，意外地发现唐瀚东在朝她走来，到了跟前，客气而有礼地道：“汪小姐，我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唐瀚东的身子微微向前屈着，心里却在琢磨这小子让他把人请到书房是什么意思。汪水茱淡淡地点了一下头，忽略父亲眼中闪过的

赞许,随着唐瀚东的脚步,来到了书房。只见唐瀚东敲了敲门道:“人给你带来,你自我介绍吧!”

她轻轻地推开门,里头的灯光不是很亮,只在角落里开了两盏灯,昏黄的光线衬得空间显得空旷。有人坐在欧式沙发上,身形高大,只是整个人隐在暗处,又背着光,什么也看不清楚。

她一向不喜欢黑暗的地方,连睡觉的时候也要开一盏小灯。过了一会儿,那人也没有站起来。她微微不耐,看着那个人的方向道:“请问有什么事吗?”

那人动了动,慢慢地站了起来。昏黄的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但那轮廓分明是她熟悉的,有种心痛的熟悉。她倒退了一步。他慢慢地走近了,在距离一米左右的地方站定,淡淡地道:“好久不见!”

她反射性地别过了头,很快又转回了头,嘴角挂着一抹笑容:“是很久了。你好!”他觉得她的笑容竟然该死地碍眼。跟她同居那么久,自然知道她什么笑容是真心,什么样的只是敷衍。眼前的这种笑容,百分之百是她的应酬。

书房里有几枝荷兰空运来的郁金香,正璀璨盛开。他想起,那时她就喜欢买郁金香,放在公寓里的开放式厨房里。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那硕大的花朵,仿佛那时的幸福,大片大片的,美丽而稍纵即逝。

他刚刚坐在沙发里,很仔细地打量过她。一点儿也不像生过孩子的人,整个人很纤瘦,比以前瘦多了。记得以前她老是嚷着自己胖,但他却喜欢她软软滑滑的身体,总是与她作对。她一忌口,他就买各种零食诱惑她。他喜欢看她歪着头,眯着眼吃东西的样子。现在想来,还有点儿享受!

【vol.3】

远眺,山峦起伏。其实江南的山都不大高,仿佛因为浸润了太多雨水的缘故,秀丽过头,威武不足。但山上郁郁葱葱,一片的清新养目。

他正在教女伴打高尔夫球的姿势,在旁人看来,态度亲昵而暧昧。汪水茉远远地坐在大太阳伞下,看着俊男美女的混搭。男的高大冷峻,女的婀娜多姿,真有美化环境的作用。更别提那个婀娜多姿不时地抬头与他说话,他则体贴地俯身靠在她的耳边呢喃细语,惹得那婀娜多姿笑得如风中的花,不停地颤动。光那姿势和动作就跟电视里播的偶像剧一般养眼。

唐瀚东搂着身边的温香软玉,伸手接过温香软玉递来的气泡矿泉水,一边喝着一边笑着问她:“汪小姐,怎么不下去玩玩?”汪水茉有礼地含着淡淡的微笑,回应:“不好意思,我不会。”若不是父亲三令五申,她是绝不会来的。早在几天前的宴会上,她已经知道他跟唐瀚东的关系定然不浅。

唐瀚东风流倜傥地笑着道:“我教你啊!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啊!”表面上虽然笑着,肚子里却不知道已经把言柏尧这个家伙骂了几遍了。他倒好,明明人是他约来的,此时却跟女伴在旁边打情骂俏,把她扔给了自己。好歹人是他唐瀚东出面约来的,他不招呼,谁去招呼?若是平时他也不介意,但他现在正巴不得抱着身边的温香软玉不放,哪里有那个美国时间去招呼她啊?

慢慢咽下了一口水,他眯了眼,脑中猛然一闪。不对,大大的不对。言柏尧这小子,今天肯定不对。平日里从没有见过他像今天这么放得开,与女伴如此公然调情。当然平时哥们带上各自女伴的聚会也不少,但到了一定时候、一定程度,都是各自回房间发展的。但到目前为止,这家伙一直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唐瀚东慢慢地将视线转了过来,盯着汪水茉的脸细细地打量。脸蛋称得上清丽,只是皮肤特别好,粉嫩得像婴儿似的,吹弹即破。但又并不是特别出众,相比之下,肯定比不上自己身边的这位温香软玉。好歹自己身边这位是选美冠军,新出道的新星,貌似清纯,却不乏娇媚,娇媚之中又带点妖冶。上下研究,好像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综观言柏尧这几年的女伴,哪一个不比她好看几倍的。

看言柏尧的样子,对她有意思也不像。如果有意思,绝不会带第二个女的

出场。像他们这群人，玩归玩，但玩得还是有品位的。可若对她没有意思，又为何要他出面约她，且让他把电话直接打到汪水茱的父亲那里，迂回包抄，大费周章地请她来。她却好像没什么感觉，自得地捧着一本最新的时尚杂志，慢慢欣赏。

汪水茱带着歉意地笑：“我没有什么运动细胞，你们玩得开心点儿！”“瀚东，我们去打球。好不好？人家才刚刚学会了一点耶！”或许是感觉到男伴有些冷落了自己，唐瀚东身边的温香软玉相当懂得如何主动争取注意力，双手抱着唐瀚东的腰，不停地扭动。相信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经得住，而唐瀚东也正好不在此列。他一手搂着温香软玉的腰，安抚道：“好，去打球！”难得的假日，当然要适当地放纵。唐瀚东客气地道：“失陪一会儿。”汪水茱这才从杂志中抬头：“玩得愉快！”

五月的天气，不热也不冷，什么都刚刚好。阳光、清风，还有风景。但她却没有心思去欣赏。肚子老是隐隐地作痛。她叹了口气，老毛病了，时不时要发作一下。只是这几天发作得太频繁了。她知道原因，是因为又遇见了他。

曾经以为两人或许这辈子不见面了，但也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两人见面的场景，终究比不上真正见到的感觉，那么真实而心痛。他与她其实早已经是陌生了。两个曾经亲密地同床共枕数年的人，一旦分开了，可能会比陌生人还陌生的。时间会让一切成为过去。

她从包里取出了药，医生知道她有肚子痛的毛病，所以建议她随身带着药物。她倒了几颗出来，白白的、小小的几颗，竟有安定人心的力量。她慢慢地喝着水，咽了下去，又将药放好，看来近期又要去一趟私人医生那里配点儿药了。

言柏尧搂着女伴慢慢地走到了休息桌边上，亲昵地点了一下女伴的鼻尖：“饮料还是水？”她埋在书里，僵坐着，仿佛身边根本没有人似的。只听那女的声音清甜如蜜：“跟你一样。”言柏尧性感地笑了笑：“OK, baby!”

她掐紧了手指，不想泄露一丁点儿情绪。那些亲密的日子里，他最喜欢的

就是叫她 baby 了,他比她大三岁,永远有办法将她吃得死死的。后来她给他所有的爱,都被他当做伤害她的工具。不管他是故意还是无心,她只觉得异样的刺耳,连肚子也在抗议。

那婀娜多姿坐在她身边,香气熏人,将头移了过来,颇为友善地娇笑道:“你好,我是王芸。”汪水茉抬了头,也浅浅地回道:“你好,汪水茉。很高兴认识你。”

王芸的眸光落在了杂志上的一个名牌包包上,道:“这是最新款的,样子还不错。不过就是比较难搭配。”汪水茉淡淡一笑,没有说话。

他自顾自地喝水,听到王芸谈到包包,朝杂志上瞄了一眼,视线却停留在那双白净无瑕的手上,十指纤纤,并无任何的首饰,清爽而干净。

可他却觉得刺眼了起来,转头对着王芸道:“你喜欢的话,去订一个!”王芸的笑容顿时浮了上来,如同那桌上盛开的香槟玫瑰,妖娆而芬芳。将红唇送了上去,在他脸上吻了一下。他转过脸,将唇附上,当场来了个法国式热吻。

很多年前,在洛杉矶的街头,路过一家店的时候,她曾经为橱窗里的衣服停留。他就拖着她进去,她死活不肯。虽然知道他家的条件不错,看他平时从不为钱财烦心的,但她还是不舍得花他的钱。

她索性与他站在异国的街上,当着来来往往的外国人,面对面对峙:“女朋友才会乱花男友的钱!我是你以后的老婆,所以要帮你省钱!”从此以后,每次她生气,他总是一口一个老婆地哄她。现在才知道,要一个男人记住一个女人,就是要狠狠地花他的钱,最好花光他所有的钱,让他负债累累,永生永世记得她欠他的。

她轻轻地扯了扯嘴角,抚摸了一下似乎渐渐疼痛的肚子。正想要找个理由回去,只听得身后传来一阵调笑声:“啧啧,你看你哥,那欲求不满的样子。要不是我认识这家伙早,还以为他今年才十八呢!”

热吻中的男女这才分开了来,王芸娇羞地推着言柏尧:“有人……”栩栩如

生地还原了中国人的一个成语——欲拒还迎。

汪水茉转过了头，只见淡淡而温柔的阳光下，两个男子正款步走近。一个是唐瀚东，另外一个她不认识，却觉得很熟悉，仿佛当年加州阳光下的那个人，脸上经常有的灿烂的笑容，可以渗到人的心里去。

除了笑容，连五官和身形也都很相像。一瞬间，她似乎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好一会儿，才发现，她似乎出神过头了。于是，向那个人微微地笑了笑，表示致意。

那人很是爽朗帅气，笑着伸出手来：“你好，于柏天，言柏尧的表弟！”“汪水茉！”原来是他表弟，怪不得长得有六七分的相似。于柏天的手很大，很温暖。仿佛当年他的手，曾经牵着她的，十指连心，她以为一直会牵下去的……

于柏天转过头：“哥，你不是去澳洲度假了吗？我刚刚还以为看错了呢！”她还在看他，言柏尧只觉得有些火气上扬，刚刚的热吻竟然对她没有一丝影响力。微微皱了皱眉头，回道：“刚回来。不就是让你身边的这家伙拉回来的吗？说什么几十周年晚会，一定要出席，否则就提头来见！”朝他四周看了看，“怎么就一个人？”

于柏天坐在他对面，很是慵懒：“一群人，没劲！正要回呢，刚好碰到唐哥。”唐瀚东道：“回什么回，我们正好五缺一。”

闲聊了几句，唐瀚东和他的温香软玉又去运动了。于柏天看了她几眼，邀请道：“汪小姐，一起去玩一局。”汪水茉摇了摇头，清浅地浮出一朵花般的微笑：“我不会！”于柏天笑道：“那有什么关系。想当年，我也是一窍不通，还不是我哥用高尔夫球杆把我给打通了。”坐在身边的王芸似乎对言柏尧的事情极感兴趣，插了进来：“柏尧很小就会吗？”

于柏天呵呵地笑了出来：“得过少年杯冠军，你说是什么时候会的！”原来以前在一起，他就隐瞒了很多的事情，比如他的家世，比如他很会打高尔夫。

分手两年后，从绿乔给她的杂志上看到他和他父亲的合照，才知道他的家

族、他的家世,总归是让人不舒服到了极点。就像老公有了第三者,老婆从别人口中最后一个知道一样,尴尬与痛心到让人难堪。特别是楼绿乔这个女人还在旁边打趣:“你不知道是只这么大的金龟吧?你也真笨得可以了。”也听不懂是讽刺、幸灾乐祸还是在笑话她,但她的确傻得可以。

她忽然轻笑了出来:“那你教我吧。”那笑在于柏天眼里,犹如烟花陡然升空,碎金炫彩划破了黑色的苍穹。

言柏尧靠在椅子上,目送着两人远去。现在的她似乎与记忆中的她差很远了,她以前喜欢笑,当年第一次见面,她正眯着眼在笑,璀璨如水晶。就算哭,也只一会儿,很快会被他逗笑。然后把鼻涕、眼泪全部擦在他衣服上。明知道第二天还是她自己洗,但她就是喜欢,仿佛是癖好。习惯往他怀里钻,如同一只猫。

记得失去孩子的那几天,她也如此,每每哭累了,就靠在沙发上睡着。等心情好一些,还是会趴在他怀里,抓着他的衣领,软软而咬牙切齿地道:“你赔我大宝。”或者说:“言柏尧,你完了,这辈子你已经被我缠上了。”那段时间,他总是哄着她。她其实家教很好,骂人最多也只是“坏蛋”。

但是现在的她,从头到尾都很冷淡,仿佛他只是个陌生人。他一直想着,是否是因为她那软软的肚子里曾经孕育过他的孩子,所以一直以来他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她,带着一种莫名的内疚和遗憾。

但是他也忘不了她的背叛,若不是当初楼绿乔还 E-mail 了一张她与别人的亲密合照,他几乎难以相信三个月前还在他怀里的女子,竟已经躺在了别人的怀抱。

他想起他当时那么多次差点儿要忍不住给她打电话,幸好每每按了数字就停住了,没有按下最后的通话键。

“这女的我在美国的机场碰到过,因为那次把我的东西撞翻了,我也就留意了一眼,当时她正大着肚子。所以印象深刻得很。”唐瀚东的话回荡在耳边。

她的肚子里曾经孕育过别人的孩子……他握紧了拳头。医生宣布她很难再生育后，他就没有再用过措施。可惜在后来的一年里，她没有能够再度怀孕。他当时甚至想过只要她怀孕了，他就与她在美国结婚。

远处的她正笑靥如花，似乎她对于柏天很有好感。他轻扯嘴角，冷笑了一下，转头搂着王芸柔声道：“走，我再教你怎么打。”风很轻，隐约带着她的声音，模糊却又异样的清晰。